

《工寮》 *Gubuk (Hut)*

導演：蘇育賢，出品年：2018，片長：54分鐘，彩色，語言：中文、印尼文，拍攝地：台灣，出品者、發行者：你哥影視社有限公司

林孟瑢

國立臺灣大學
人類學碩士

你
的故事是什麼？

---- 《工寮》

東南亞移工在台灣的身影並不少見，這些跨國移動的勞工跟隨機會與希望，進入台灣的工業和服務業部門中，從都市裡的工程建設、居家照護，到都市外圍的小型工廠和農漁村裡都有他們的勞動相貌。東南亞移工的故事是什麼？這是台灣公民社會近幾年逐漸開始關注的議題，不僅記錄移工們在台灣的故事，也讓移工說出自己的故事。

乍看《工寮》的影片介紹，觀影者會以為這是一個再也尋常不過的移工影像紀錄。影片從手機即時通訊的來電聲開始，來自印尼的移工Hendra在電話裡交代友人，在十字路口處，往望見芒果樹的方向前進，就是目的地。工寮內部由一株小樹撐起，四壁由帆布和竹蓆遮蓋，Hendra和他的三位朋友們席地而坐，「這裡很安全，沒有警察，只有飛機的聲音。」這時攝影機鏡頭架設在工寮內一角，從觀影者的角度，就像是從帆布縫隙中張望——這是一個監看的角度。觀影者監看著Hendra的朋友們說起自己的故事：雇主苛扣薪資、領不到加班費、倉皇出逃連錢包都沒有帶（卻記得帶了每晚下工後會擦的香水）……在靜止不動的鏡頭下，四位移工絮絮叨叨地說起「逃跑」：抱著賺大錢的希望離開家鄉工作，再從難以忍受的勞動環境下逃離，來到Hendra的工寮。每個人都說著不一樣的故事，但每個人都有相同的故事。如此樣板相似沒有任何高潮的「故事」，工寮到底要告訴我們什麼？

平靜的鏡頭被第一個不請自來的客人打破。一位穿著亮色hijab的女移工闖了進來，簡短地打聲招呼之後自顧自地拿出工寮內的鍋具煮起晚餐。沒有人知道他是誰。Hendra和朋友們交頭接耳，「他是不是警察裝扮的？」女移工說起了他的故事—來自龍目島的Ella，從對他很壞的雇主家逃離。Ella在來台灣之前曾經在沙烏地阿拉伯工作。「你在阿拉伯做什麼？」「我去阿拉伯觀光啦，觀光了八年。」五位移工席地而坐吃起晚餐，接著有越來越多「不知道他是誰」的移工走進工寮，他們彼此互不相識，只因為「朋友介紹」，輾轉自台灣各地走進Hendra在樹林裡搭起的棲身之所，在此共語彼此的故事。這時候導演的鏡頭也動了起來，開始跟隨移工們在工寮內轉換視角，幾位移工演出之前被警察追捕埋伏的片段，其他人拿起手機錄下影像，攝影機又在拿著手機的移工身後。工寮的氣氛熱絡起來，原先製造出的「窺視」壓迫感隨著絡繹不絕的移工進入工寮而打破，整部影片的節奏也越來越快。工寮內的移工們在剛開始時尚且可以圍坐、傳遞飲食也傳遞故事，「我們在這裡都是一樣的，都是一樣的命」，但隨著走進工寮內的人越來越多，也越來越隨興，移工們各自形成幾個小圈圍坐，新來的寄居者在工寮入口大聲報上自己的名姓和來處，隨即自行加入小圈中，不再有人投以關注。剛開始的時候，觀影者還可以跟隨主要收音和字幕抓住一、兩位移工的故事，但當影片逐漸進入眾聲喧嘩的高潮，攝影機在每張特寫的移工面貌上跳動、轉換，觀影者再也抓不到敘事的主軸，十幾個故事被壓縮進導演裝置的工寮空間，在影片的尾聲以碎片般的形式，不具任何方向性地發散在觀影者面前。

這時我們終於可以確定，這是一部由移工們和導演共同創作的偽記錄片（pseudo-documentary）。導演選擇使用紀錄片的拍攝形式，設計出《工寮》的故事情節，移工們參與編劇、演出了逃跑、躲藏、互相訴說的戲。事實上，《工寮》就是移工在台灣再也尋常不過的故事，「雇主不給我加班費」、「工作和仲介講的不一樣」、「老闆娘虐待我」，又或者是被警察埋伏抓捕、經朋友介紹逃至鄉間，都是一個個真實發生的故事，而這次導演和移工們選擇將這些故事拼湊集合，壓縮進密閉狹小的工寮空間。不出意料地，在長達十五分鐘的語聲喧嚷後，工寮空間被「解壓縮」了—在黑幕重新亮起之後，移工們走出工寮，至此本片的視覺效應豁然開展，導演的意圖也明顯地揭露了。作為裝置藝術工作者的導演在「安全第一，品質至上的」工

廠屋簷下，搭建出「工寮」這一個讓所有故事縮影放映的空間，也是移工們配合演出的舞台。在舞台內，「我們都是相同的命」，而在舞台之外又有舞台，在劇場燈的投射下，移工們加入樂團表演、拿起手機、啤酒隨著音樂搖擺，似乎那些被剝削的肉體、被扁平化的敘事，都從工寮的桎梏中解放，從工寮的演出中「下戲」。在舞台之外，在現實之下，移工們雖可能經歷相同的框限，但未必有不可改變的命。《工寮》或許就是要透過劇情的共做，從壓縮到解壓縮的感官效應，一方面試圖挑戰台灣社會對移工議題的普遍性敘事，另一方面賦予移工們直接展現出不一樣的生命可能性。全片最後就在高昂的電吉他樂聲和人影舞動中結束。或許導演要告訴我們的是，《工寮》既是一部意圖讓觀影者以不同視角觀看移工處境的紀錄片，同時也是一部讓移工們創造不同可能性的劇情片。¹移工們的故事是什麼並不重要，關鍵在於，移工們如何在不同情境的「之間」（in-betweeness）讓自己存在－在追求希望和逃離現實之間，也在主流社會印象和日常實作狀態之間。意即，透過許多開放性的創造能力和行動，不再僅是被限制在假設性的整體中（Ingold 2011, cited from Zigon: 757），而是在他們建造（building）和寓居（dwelling）的世界裡存在（Heidegger 2001, Zigon 2014）。

參考書目

Heidegger, Martin

2001 [1971] *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*. In *Poetry, Language, Thought*,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, Pp. 143-159. New York: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.

Ingold, Tim

2011 *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: Essays on Livelihood, Dwelling and Skill*. London: Routledge.

Zigon, Jarret

2014 *An Ethic of Dwelling and a Politics of World-Building: A Critical Response to Ordinary Ethics*. *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* 20(4): 746-764.

1 在片尾名單，這些參與演出的移工們名列編劇。